

292235

基本館藏



伊雷什·貝拉

蒂薩河在燃燒

柯青譯

T-2



蒂薩河在燃燒

下 冊

〔匈牙利〕伊雷什·貝拉著

柯 青 譯

一九六二年·北京

殘 廢 兵

1

科伐斯·彼得从貝雷格薩斯逃到布拉提斯拉瓦的时候，斯洛伐克首都的工人正在罢工。白天，淡藍色的天空沒有被工厂烟囱冒出的黑烟染上灰色，晚上，黑得早，电灯不放光明。各工厂里冷冷清清，大街上和广场上却分外熱鬧。

工人正在举行总罢工。

总罢工的导火綫原来是一件可笑的小事，更正确一点說，要和布拉提斯拉瓦的工人以前經過的事情比起来，这真是一件可笑的小事。可是这件小事仍然……

为了了解这次事件，我們必須先談一談歌剧晚会。

本来这次晚会也算不得什么歌剧晚会，布拉提斯拉瓦本来沒有歌剧。斯洛伐克首都的資產階級“为殘廢兵的福利”举行了这次盛会。这个主意是內政部长米庫拉想出来的。內政部里的官員們、軍官們和金融界的著名人士都热烈贊成这个計劃，甚至做得远远超过了部长所想象的。两年前还是奥地利皇家官吏或者是匈牙利王室官吏的共和国官吏，两年前还穿着帝制軍服的共和国軍官，他們想方設法要重温“旧日的美梦”，哪怕是一个夜晚也好。两年来不得不隱瞞自己家私，否认自己財產的工业大

亨和金融巨头，现在终于可以毫无顾虑地炫耀自己的豪富了。

这次盛大晚会的总负责人是科拉尔博士，他过去在奥匈帝国外交部担任过一级候补官的职务。现在他极力想利用这次晚会的机会，在共和国里给自己的前途奠定基础。而且他也不知道怎样安排这类事情。

举行晚会的剧院装饰得富丽堂皇，显示出皇帝首都的气象。飘荡着彩绸，悬挂着天鹅绒，摆列着热带花卉……

贵夫人們穿着在巴黎特制的、镶着真正比利时花边的礼服到場，先生們有的穿崭新的燕尾服，有的穿讲究的軍装，金光閃閃，宝石在电灯底下閃爍出耀眼的亮光。一列专車从布拉格把男女演員送来了。

为了殘廢兵的福利……

科拉尔博士从过去国王坐过的、目下給总统坐的包厢打量观众的时候，他高兴得簡直想手舞足蹈。

“妙啊，共和国的生活也还值得过过，”这位昔日奥匈帝国的候补官心里这样想。

舞台上悬挂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盟邦法国的国旗。有两个包厢坐的全是法国軍官，其中一个驃騎兵上尉正隔着栏杆和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国务秘书談話。

“美极了！真是一个絕妙的晚会！”处处都可听到这句话。

开場节目是一个斯洛伐克演員朗誦爱国詩。接着他出場的是一个体态丰满的布拉格女歌手，她独唱《小兵之歌》，歌颂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和又野蛮又骯髒又凶狠的布尔什維克战斗的小兵，这个小兵……

这个节目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个警官走进卫戍司令同两个年輕軍官和三个裸露肩頸的貴夫人所坐的包厢，他在卫戍司令

耳邊說了几句話，卫戍司令馬上站起來。不大工夫，就看見他在米庫拉的包廂里跟那位部長和法國上校熱烈地談起話來。

正廳里窸窣談論起來。卫戍司令招手要坐在正廳里的宣傳局長上這里來，然後和他一起到走廊去了。包廂里留下米庫拉部長和法國上校，他們露出笑意，顯然心境非常寧靜，情緒十分愉快。誰都看得出來，決沒有發生什麼意外的事情，一切情形再好也沒有了。

不久，卫戍司令回到包廂里來，這時他也露着笑容，顯得心情非常恬靜和如意。

一切情形再好也沒有了。

這時候，一群殘廢兵到劇院前面的廣場上來了。他們決定參加這個歌劇晚會，因為他們也有一些節目要表演表演。瘸子、瞎子、兩手或者腦袋由於爆炸的氣浪留下哆哆嗦毛病的人，為祖國“光榮”弄得面目傷殘的人，還有那些要讓別人看看祖國給他們穿着的又髒又破的衣服的人統統來了。

燈光輝煌的舞台上，女歌手用矯揉造作的姿態唱着《小兵之歌》，黯淡的廣場上，值勤的警察正在淅淅瀝瀝的細雨中用霹靂一般的聲音發口令：“解散！”

殘廢兵們沒有理睬他。

在保衛君主政體的時候喪失了自己健全的肢體的那些人，在對君主政體作戰的軍隊里被槍炮打成殘廢的那些人，也就是皇帝的士兵和馬薩里克的戰士，他們現在會合起來形成唯一的一支大軍。高舉着拐杖、殘廢的胳膊和奇形怪狀的拳頭，威脅着戴白手套的警官，高聲的謾罵湮沒了翻來覆去發出的“解散！”口令聲。

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被這不同的前綫，彼此斷

杀了五年。这许多“光荣战役”的残废人终于会合到一起，要共同向这座灯火辉煌的大剧院冲锋。

一个去过西伯利亚的兵士，对布尔什维克打过两年仗，他一面举起拐杖要打，一面高呼：

“列宁万岁！”

“解散！回去！”警官命令道。

“列宁万岁！”残废人高呼。

一刹那間警察的警戒綫被突破了，紧接着通向剧院的台阶上傳过来残废兵的碰撞声。

“我們要面包！我們要面包！”

“列宁万岁！”

“放火吧！”

“喂！喂！”

一挺机关枪只用片刻的工夫就把广场扫清了。这个为残废兵福利举行的晚会，永远結束了很多残废兵的痛苦。

死的也好，伤的也好，全都飞快地运走了。細雨冲洗着路面石上的鮮血，因此晚会在黎明結束的时候，再也看不出残废兵一点斗争的痕迹。

“共和国保护公民的安全和安宁……”

布拉提斯拉瓦的各家报纸用很多篇幅有声有色地报导歌剧晚会的情况，动人的节目、华丽的服装……还有两千一百七十克朗的純利……这些报纸描写一切事物和每一个人的細节，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提到这两千一百七十克朗，至多可以維持五个残废兵一个月的生活，也没有一家报纸报导自从歌剧晚会以后，少了十四个残废兵挨饿……

共和国的老爷們設法使报纸保持緘默，可是檢查人員的力

量达不到那么远，他們不能叫邻邦奥地利的报纸也一声不响。歌剧晚会的惨案新聞首先在維也納的《紅旗报》上发表了。第二天，布拉提斯拉瓦警察局逮捕了一个共产党报的編輯，硬把他驅逐到奥地利边境去。

就是这件小事使工人們覺悟到共和国給他們带来的是些什么。

工会理事会是右翼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堡垒，当它发觉工人中有了不滿的情緒，发起慰問活动的时候，已經有一半工厂罢工。后来工会理事会散发傳单，宣称苏維埃俄罗斯在华沙附近惨敗，掀开了工人运动新的一頁，这时原来游移不定的工人也参加罢工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一致罢工。

科伐斯·彼得下了火車以后两小时，电灯又亮起来。軍隊占領了发电厂。“工人之家”——罢工委员会开会的地方把蜡烛熄灭了。

“我們必須对兵士进行宣傳。”彼得建議說，他一到場就被选进罢工委员会。天亮以前，告士兵书印出来了。印刷局也被軍隊占据了，那里只准印工会领导的反对罢工的宣言，彼得起草的傳单是用手搖印刷机翻印的。这是一部旧机器，放在“工人之家”已經很久，沒有人用它，可是也沒有人費力气把它挪走。現在它又活动起来，仿佛一个重新拿起武器的殘廢兵。

国民大会下午两点钟在內政部前面廣場上举行。因为报纸停刊，就急忙向各处罢工事务所派出了联络员。一点钟左右，人們从四面八方涌来。宪兵封鎖了廣場，他們后面布置有携带机关枪的国防軍。

“回去！解散！”

騎馬的警察从多瑙河岸前来，冲进人群，妇女紛紛跌倒在

馬前。

“回去！回去！”

鋪路的石头紛紛向警察拋去。

一挺机关枪在內政部前面的廣場上噠噠地响起来。它暫時冲着群众的頭頂上空射击。

“回去！回去！”

警察和工会理事会工作得非常出色。罢工委員會派往布拉格和东斯洛伐克去的聯絡員都从火車上抓出来了。一列專車把軍隊从布拉格运来了。工会理事会每小时都散发傳单：

“斯洛伐克不受莫斯科的支配。”

“俄国的工人已經陷入絕境，斯洛伐克的工人不要跳进坟墓。”

发电厂和電車都归軍隊管理。軍隊封鎖了印刷局和面包店。

第三天居民就沒有了面包。

“坚持！”这是罢工委員會的口号。“坚持到布拉格、布尔諾、克拉德諾、利培勒茲、东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烏克蘭的工人来援助我們！”

“他們欺騙了你們！”工会理事会宣傳說。“所有的人都把你們拋棄了，你們是孤立地反抗整个共和国。”

“我們選擇的时机再好也沒有了。”米庫拉部長向布拉格的当局報告說。

事实上罢工也是在最不利的时刻举行的。东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烏克蘭的工人階級，几个月来一心期待俄罗斯弟兄的到来。現在那里的一切必須重新开始。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維亞，正象俗語說的那樣，血和水還沒有分开。社会民主党的总理辞职

了，現在當权的官僚政府正積極建立制度。斯洛伐克、喀爾巴阡和烏克蘭的工人不能前來援助，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工人不知道這裡需要他們的援助。這樣，布拉提斯拉瓦的罷工成了孤立的行動。

罷工六天以後，各工廠的工人沒有提出任何條件，又陸續復工了。發生罷工後的第七天，布拉提斯拉瓦城又恢復了正常狀態。

第七天開始了逮捕。

2

第七天晚間，罷工委員會十個委員只有五個出席會議。印刷工人到原來賣給印制非法傳單紙張的書店取紙的時候，書店老板連櫃房都不讓他進去。從布拉格派來的同志是馬克思主義左派的一位領袖，他建議立刻有組織地復工。

根據彼得的建議，邀請各工廠的代表在第二天早晨舉行會議。這次會議沒有能夠舉行，因為到場的只有兩個工廠的代表。傍晚的時候，終於有八個工廠的四十多個代表來到“工人之家”的大廳。

三天前，工人代表來的多，這個大廳顯得十分窄小。現在在這個大廳舉行小小的會議，越發顯出一幅淒涼的景象。

“實在沒有辦法了！”

彼得代表罷工委員會發言，他不主張繼續罷工，而只建議復工作有組織地並且秘密地進行。

到會的人幾乎全對這個建議發表意見，異口同聲地說：來不及了！差不多所有的工廠都已經復了工。大多數工廠的工人都

• 认为这次惨痛的失败应当由领导罢工的人负责。厂方拒绝跟工人作任何谈判，工会理事会也不肯出面调停。

“你们还是找列宁去吧，”社会民主党的议员维提希曾经说。
“你们反正认为我们全是坏人。”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没有做出一个决议。

彼得没有回罢工委员会给他准备的住处，而是睡在秘书处的写字台上。戈特斯曼把自己的大衣给他盖上，然后躺在他的身旁。两人十分疲倦，一句话也没有交谈。他们已经三天三夜没有闔过眼了，还没有躺好就睡着了。

警察占领了“工人之家”，费了很大力气才用拳头打醒这两个熟睡的人。戈特斯曼一面擦鼻血，一面忧愁地向彼得点点头。警察连问都没有问，也没有检查彼得和戈特斯曼的证件，就把他们两个人一直带到警察局去。

他们被推进去的房间已经挤满了囚犯，大半都不认识，其中有和罢工丝毫没有发生过关系的政治流亡者，有警察随便抓来的外国（波兰和罗马尼亚）工人。

戈特斯曼费力地在地板上占了一个地方，又把彼得拉到自己身旁。一眨眼的工夫两人就睡着了。早晨他们又是被警察叫醒来的。

那是一个晴朗的秋天早晨，大约在七点钟左右。

囚犯都集合在院子里，这个经常令人不愉快的阴森森的院子，在温暖的阳光下面居然呈现出一幅可爱的图景。但是情况一点也不叫人喜欢。大约有八十个人站在院子里，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满脸倦容，没有刮鬍子，看起来很干净。四周站满了精神饱满的警察，至少也比他们多两倍。大门旁架着两挺机关枪，一挺冲着院里，一挺朝向大街。院子的四周都由建筑物包

圍着。囚犯排成了四行，警察在隊伍周圍布置了一道警戒綫，前頭和後尾是騎馬的警察。

大門開了，隊伍開始行動。

“你看他們要把我們送到哪兒去呢？”戈特斯曼問彼得。

“大概到檢察官去吧。當然不希望往那兒送，他們還沒有真正打過我們哩。”

“喂，你，住口！”

橡皮棍狠狠地打在彼得的頭上。

“喂，他們要把我們裹到匈牙利去。”過了一會兒，戈特斯曼悄悄對彼得說。

“你這樣想麼？”

走在最前端的警察到达了多瑙河橋邊。他們不向左拐，也不向右拐……他們已經踏上了寬闊的橋梁……對岸還有一小塊斯洛伐克的土地，那是一個堅固的橋頭堡。過了那里就是匈牙利。

“逃跑吧！”戈特斯曼小聲說。“別睡覺！快跑吧！”

彼得沒有回答。他的腦子在慢慢地思索着。一定得想點辦法，這個他明白，可就是想不出好的辦法來。四周圍都是警察……囚犯低着頭向前走。

已經到了對岸的橋頭。四天前，工人曾在这里打散了一隊要把流亡者驅逐到匈牙利去的警察。戈特斯曼回憶毆打時的情景不禁微笑起來，可是他一看到現在軍隊站在他四天前指揮一隊青年工人所站的地方，他立刻愁容滿面。

“他媽的！”

一刻鐘以後到达了邊界。黑帽子上飾有鷄毛的憲兵在等待着押送來的人。捷克人把這些囚犯點交給匈牙利人。這隊人只

停留了片刻。匈牙利……看起来一切都跟对岸一样，不同的仅是宪兵的军服。

去年的事件一幕一幕浮现在彼得的眼前。他在这段时期，认识了多少好同志，接触过多少败类！“我们做了多少傻事！”他突然发觉戈特斯曼已经不在他身旁。

他转身看了看，哪里都没有戈特斯曼。

“你向后边看什么？啊？要逃跑吗？”

一枪托子打在彼得的背上，他险些跌倒了。

他回到了家乡，在匈牙利……

在 家 里

1

囚犯按照上士的命令集合，上士是一个矮身材的乡下小伙子，他站在队伍前面，拈了一会儿栗色的上髭，接着突然说起话来：

“军官老爷们还没有来以前，我先教训你们几句话，谁在军官老爷面前胡说八道，他……咳，我不愿意饶他，我绝对不是无缘无故怕事的人，决不是。痛痛快快告诉你们吧，从今天起，捷克佬教给你们的那一套下流勾当，趁早全给我扔开。匈牙利的神圣国土不准许败类存在。绝对不准。你们里头谁是布尔什维克，或者有旁的这类卑鄙家伙，要他妈的向前迈一步，象在神甫面前那样懺悔。我告诉你们这个。谁要是装傻充楞，想逃跑，他可……”

上士突然左手招着自己的喉嚨，同時眼睛望着一棵枝葉已經十分稀疏的槐樹頂，沉默了一會兒。

“痛痛快快告訴你們吧，”他重新用嚴厲的口氣說，“為了基督教和民族的復興，必須使每個狗彘種不僅為自己負責，也要為他身旁的人負責。誰以為我們也是象對岸那邊吃丸子的捷克佬一樣的卑鄙傢伙，那麼他……對，我們要好好地開導他。痛痛快快說吧，一點兒也不假。你們記住這一點，要不然你們少不了要跟我打交道。”

“還有一件，”上士又沉默了一會兒以後說，“你們還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們得記住，我就是城裏城外大名鼎鼎的上士席馬克先生。一點兒也不假。什么事使上士席馬克先生出名的呢？你們想知道什么使他出了名嗎？那就是他不喜歡見活着的共產黨員、猶太人、捷克佬和羅馬尼亞人。一點兒也不喜歡。”

上士席馬克先生說到這裡停止了，走上前去，狠狠地打了紅頭髮的年輕猶太人一個大嘴巴，打得這個人鼻子直冒血。

“你記住，混蛋，我是上士席馬克先生！”

“土匪！”

彼得不久前挨過打還有些發呆，彎着腰站在長排隊伍的左翼，也在忍着不讓鼻子出血。他不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舉起拳頭威嚇着，同時象失神似的喊叫着。

“土匪！”

囚犯們僅只小声嘟囔了兩聲。

上士三步兩步來到彼得的面前。

“你說什么來？土匪？土匪？什么？喂，現在說呀！誰是土匪？難道我是嗎？上士席馬克先生是嗎？我是嗎？”

上士用出全副力量衝着彼得的肚子踢了一腳。彼得蹲了下來。

去，又踢了一脚，他就整个摔倒在地下。

“喂，現在說呀，你这个畜生！誰是土匪？”

彼得趴在地下，上士跳在他的背上。

“喂，現在說呀，你这个畜生！”

彼得失去了知覺。

2

彼得恢复知覺以后，慢慢地意識到发生过的事情。当他动弹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張臉。那是一个熟識的臉，他只是記不起來在什么地方見過。有人对他說話，他只听到声音，却听不懂說的是什麼。

外面吹了熄灯号。

彼得又睡着了。

他沉睡了很長的时间，醒來的時候，头和周身都不疼了，只感到胳膊和腿非常疲倦麻木，象断了似的。使他疲倦的是思索，經過長時間的痛苦思索以后，他才完全意識到自己的处境。

他知道自己落在匈牙利白党的手里。他認出同監房的人叫貝茨基德，曾在捷克警察局服务，帮助他逃走过。他想起貝茨基德那时在火車上跟他談过几句关于罗索斯·瑪麗婭的話，談的是什麼事，彼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知道想也是白費，于是決意問貝茨基德。

“你剛才說什麼？”

“我問你哪里疼。”

“不，我指的不是这个，”彼得急躁地說。

貝茨基德小心翼翼地扶起彼得的头，用一把装滿了水的鉄

壶对着他的嘴。彼得喝过水以后，闭上眼睛，却仍然醒着。

“罗索斯·瑪丽娅并不重要，”他心里这样断定。“全部事情是一个骗局，罗索斯、斯策克雷斯，这是一整出戏。一个人欺騙其他的人，咳，这出戏必然会演到这里。当然，他們更善于撒謊，他們欺騙得更巧妙。这原来是他們的本性。”

他慢慢地向另一个方面思索，还是思索不出愉快的事情。

波提翁迪、帕克西这些和他在新佩斯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被匈牙利法院判处死刑。他知道捷克军队把一些从喀尔巴阡乌克兰出来的同志送过了蒂薩河，正象把他們送过多瑙河一样。匈牙利軍官当时就在蒂薩河畔把他們折磨死，然后把殘損的尸体扔在河里。

房間的四壁是用沒有刨过的木板建造的。光地上沒有地板。沒有窗戶，却从板縫透进充分的光亮。整个景象不象是住人的房間，倒象鸡籠。

“你醒着嗎？”貝茨基德大概是第二十次发問了。

“是的，我醒着呐。”

貝茨基德跪在彼得的身旁，俯在他的耳朵上。

“注意！我已經說过，捷克人把我驅逐出境，因为我在斯洛伐克替匈牙利活动。姓名、籍貫和其他有关的事項，我当然都是随意編造的。你也想好合适的供詞，把它記熟，免得說乱了。我現在叫博吉奧·亞諾斯，是科希策地方人。等他們把一切調查清楚，我早已远走高飞了。你听明白了嗎？”

“听明白了。”

“我們千万要当心。他們把我送过国境的时候，四个剛来到的共產黨員就被打死了。我們千万要当心……”

“你为什么說‘四个共產黨員’，不說四个同志呢？”彼得打断

了貝茨基德的話。

“好，就說同志。我們兩個人談話可以說四個同志，不過我們還是養成習慣說‘共產黨員’比較好。隨便對任何人用同志這個詞，有時會把命送掉。在這裡充英雄一點價值也沒有。死英雄還不如一條活狗有用，你明白嗎？我們必須離開這裡，隨便找一個太平的地方。你我一樣，都需要休息。這樣沒完沒了地奔波下去是不行的。”

彼得搖晃著挪開一點。他又閉上眼睛，沒有回答。

“貝茨基德象安塔耳菲一年前的行動一樣，也把個人打算完全放在捷克和匈牙利的矛盾上，”他想。“他的打算也許對，即使捷克軍官和霍爾蒂的軍官互相仇恨，但他們仇恨我們超過他們彼此間的仇恨……是的，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我覺得我在發燒。俄國的攻勢……”

不久，他又不安穩地睡著了。

他醒來的時候已經是黑夜。奇怪的是他馬上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貝茨基德已經不在監房裡。彼得確實知道只剩下獨自一人以後，他又躺下來。他很希望繼續睡覺，但是完全休息過來了，只覺餓得很難受。他白白地閉著眼睛，怎么也睡不著。

東方發白的时候，彼得聽到隔壁監房裡傳來小孩子哭聲，接著又聽到一男一女用斯洛伐克話吵嘴的聲音。彼得站起來輕輕敲打木板牆。沒有人回答，隔壁的吵架卻立刻停止了。只有小孩還在痛哭。

彼得又敲了几次牆，還招呼了一聲，但是都沒有得到答復。

他觀察這些顯然在十分倉促之間釘起來的木板牆、外面安著挂鎖的門，他知道越獄逃跑並不困難。不過他必須弄清楚自己到底在什麼地方。貝茨基德實在應該告訴他，他是用什麼方

法出去的。

彼得的手表不見了，使他高兴的是，他們搜查他的衣袋并不仔細。他从科希策带来的假护照和从布拉提斯拉瓦带来的家当都还在。他的錢口袋丢了，他在背心右口袋里找出一張五十克朗、兩張十克朗的鈔票。

“如果夜間撬开一块木板……”

当他听到隔壁監房開門，扔进去什么东西，又关上門，挂上了鎖的时候，天已經大亮了。

接着輕微的啜泣声从木板牆傳过来，听起来好像动物的哀号。彼得輕輕敲了敲木板。啜泣声停止了，安靜了一会儿，接着突然大声号哭起来，簡直不像人的声音。

“你是什么人？”彼得用拳头捶着木牆大声問。“你是什么人？他們怎样折磨你了？”

使人难以忍受的号哭声停止了，現在听到的又只是啜泣声。外面有人用枪托打門。打門的人打累了以后，啜泣声也停止了。

彼得把耳朵貼在木板上，听到一声叹息，接着監房里一片沉寂。

彼得敲木板，沒有回答。他小声向隔壁招呼，还是沒有回答。

他一下子趴在地下，虽然四周寂靜得一点声息都沒有，他还是用双手捂住耳朵。

3

開門声惊醒了彼得的时候，已經到了下午。一个兵士端着飯盒走了进来。